



译海丛书



少夫老妻

花城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少女老来俏

少夫老妻

花城出版社

少 夫 老 妻

《译海》丛刊第三辑

《译海》编辑部 编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1插图 220,000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1,400册

书号 10261·476 定价 1.20元

内容提要

本书选入美、日、西、法、保、黎巴嫩等国的中、短篇小说及电影文学剧本共十篇，内容丰富，风格各异。其中西班牙小说《少夫老妻》描写一个富家子弟与他的家庭女教师从恋爱到结婚的故事。她不仅家境贫寒，而且夫妻年龄悬殊，但他能不顾世俗偏见，始终不渝地爱着这位心灵美好、外貌秀丽的姑娘。小说歌颂了这对少夫老妻的高尚、纯真的爱情。《怀孕前后》通过一对年轻新婚夫妇的遭遇，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妻子扎米丽娅本来是位纯朴、健美的少妇，只因婚后无子，丈夫和婆婆对她由冷淡而不满，不断地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她。后来她怀孕了，家人对她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但她并不因而感到快慰，反而悬树自尽，究竟是何原因？读者可从她的遗书中找到答案。故事朴实感人，发人深思。《狄爱娜女神的雕像》写的是一个曾参加保加利亚地下斗争的女战士的失足过程。她勇敢、美丽，饱经沧桑，但在革命胜利的时候，却在一次搜捕反动资本家的行动中暴露了自己丑陋的灵魂。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美国华裔女作家玛·洪·金斯敦的作品《在西宫》节译自她著的《女豪杰》一书，该书曾获一九七六年“全美书评中心”的非小说奖。它描写一位华侨老妇千里寻夫的坎坷遭遇，富有华侨特色，读来亲切、感人。

电影文学剧本《无愧于我的青春》是日本著名电影大师黑泽明导演的一部佳作，它描写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的一群男、女青年大学生在反军国主义斗争中的成长过程，塑造了为捍卫真理而英勇献身的野毛隆吉，以及继承丈夫遗志，对理想和爱情忠贞不渝的幸枝等先进青年的形象。《长存的旋律，短促的一生》是反映伟大作曲家莫扎特生平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文笔优美，情节生动。《新鲁宾孙漂流记》是一部传奇性小说，它虽与《鲁宾孙漂流记》背景相似，但情节与结局却迥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此外还有印度、苏联等几篇嘲讽时弊的作品，可读性强，阅后发人深思。

目 录

- 怀孕前后 [黎巴嫩] 米·努埃曼
王汉山 译 (1)
- 少夫老妻 [西] 阿·帕拉西奥·巴尔德斯
唐民权 译 (25)
- 在西宫 [美] 玛克辛·洪·金斯敦
谢素娟 译 (53)
- 入学考试 [苏] 谢尔盖·哈扎诺夫
黄铁骥 译 (117)
- 狄爱娜女神的雕像 [保] 艾米尔·曼诺夫
冀 刚 译 (122)
- 外国货 [印] 比沙姆·萨赫尼
董 麟 译 (152)
- 无愧于我的青春 (电影剧本)
..... [日] 久坂荣二郎编剧 黑泽明导演
李正伦 译 (160)
- “高级委员会” [印] 纳巴 张锡麟 译
郑瑞祥 校 (236)
- 长存的旋律 短促的一生
..... [美] 亨利·托马斯 丹娜·李·托马斯
丁少良 译 (245)
- 新鲁宾孙漂流记 [法] 米歇尔·图尼埃
王钟华 节译 (264)

怀 孕 前 后

〔黎巴嫩〕米·努埃曼

王汉山 译

米哈依尔·努埃曼是当代著名的阿拉伯作家兼评论家，生于1889年11月22日，曾就读于巴勒斯坦的拿士拉师范学院，1906年到1911年在乌克兰的波尔塔瓦神学院学习期间，广泛阅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及别林斯基等名作家的作品，对他以后的创作有深刻影响。1916年他毕业于华盛顿大学，1920年与纪伯伦等人组织文学团体“笔社”，1932年回黎巴嫩定居。他的代表作有曾获好评的剧本《父与子》、论文集《筛子》、自传体三部曲《七十年》等等。

黎巴嫩是地处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国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存，因此在这篇小说中有时提到安拉，有时提到上帝。作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塑造人物，用细致的笔触描述人物的内心活动，情节的发展也出人意料，在创作手法方面有其可供借鉴之处。作品对于封建意识的鞭挞，至今尚有现实意义。

“上帝的奴仆阿齐兹和扎米丽娅缔结良缘了，谨此为 圣父、圣子和圣灵^① 祝福，阿门！”五月十日晚上，在阿齐兹家宽敞明亮、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当布洛斯牧师宣读起主婚词时，几百名应邀参加婚礼的嘉宾，怀着崇敬的心情，顿时肃静下来。

在座的男女老少都纹丝不动，象在侧耳倾听有什么声音从无形的翅膀发出似的。当晚，连那位一生中曾为本教区上千名信徒主持过婚礼的布洛斯牧师，在致词时也特别带劲。那些凝神谛听的来宾们，还当是圣灵借他的嘴巴在说话哩。也许，在布洛斯牧师献身于上帝的漫长岁月中，他才首次深刻地领悟到这些颂词的涵义。他的心豁然开朗了，他懂得婚礼可不是普通的宗教仪式，而是至高无上的圣礼。

也可能因为布洛斯自从有幸荣任牧师以来，一次也未曾举起手向象阿齐兹和扎米丽娅那样的新婚夫妇祝福过。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全体来宾都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崇高力量。无数支摇曳着烛光的圣烛把大厅照得通亮，使他们感到这儿是正在进行隐秘而又崇高事业的教堂。于是，他们在一刹那间都变得寂静无声了。

毫无疑问，新郎和新娘的出现使整个场面更加隆重。如果人们所说是足可相信的话，那末，独生子阿齐兹不仅在当地、甚至在全黎巴嫩都算首屈一指的美男子呢。人们都说：“安拉在创造他以后，再也没创造过同样的人了。”他身材 颇长、匀称，在圆圆的脸庞上，两颊泛出青春期的健康红晕，一双眼睛闪烁着生活给他带来的欢乐，蓄有小胡髭的嘴唇显出他坚强的性格和自信心，那微露的笑容，似乎在为世上业已完成和必将完成的事业而自豪哩！

十八岁那年，他拜别双亲去美国。在那儿，由于生意兴隆，他不久便攒起一大笔财产。

阿齐兹抓紧时间自学。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使他在短时期内，就达到了成千上万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侨民虽经年累月也难以达到的水平。后来他奉父母之命回到了黎巴嫩，建起了当地最豪华的一座住宅，并继续经营生意。

当时阿齐兹还不满二十五岁，小城里的人都夸他聪明、勤奋、温柔、善良。他不说粗话，也不多言，从未亵读过宗教，也不喝得酩酊大醉，不赌博，不吸烟。他尊称镇上的每个老大爷为“我的爷爷”，老太婆为“我的奶奶”，中年男子为“我的叔叔”，中年妇女为“我的姑姑”，小伙子为“我的兄弟”，姑娘们为“我的姐妹”……无论遇到青年还是老汉，总是先向对方打招呼，每当遇上妇女，他都彬彬有礼地脱帽鞠躬致意……

参加婚礼的小伙子们，都打心底里羡慕阿齐兹，他们多么想这天晚上能处于他的地位呵！甚至有人斩钉截铁地说，就连布洛斯牧师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老也承认，尽管他在为教会服务的五十年中，从未萌生过辞去神职去享受俗世快乐的念头。然而，当他嘱咐新婚夫妇当众接吻时，也不禁想入非非地希望自己处在新郎的位置哩！

那是因为扎米丽娅不仅容貌出众，而且在姑娘当中也是人品超群的。许多男女在闲聊时，总是先谈到她那倾国倾城的容貌，接着还扯到她的善良性格、博学多才和万贯家财。有些人还赞誉她是九天仙女下凡；另一些人称她是“才女”，因为她毕业于女子学校，还“获得过文凭”哩。

据说扎米丽娅也是个独生女，父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一大箱钞票和许多财物，她还是叔父的唯一继承人，能继承他的全部家产。难怪这次扎米丽娅和阿齐兹的婚事，全城百姓足足议论了不下一星期之久。

婚后的头几个月，扎米丽娅就象生活在碧空如洗、翠木葱茏、百花竞艳、绿草如茵——自然景色一片欣欣向荣、万象更新那样无比美好的春天里。她和公公、婆婆，以及终生伴侣阿齐兹住在那幢新的宅院内，受到众人的关怀。大家的心中只有她，一切希望全寄托在她身上，为她操劳，为她奔波。扎米丽娅一笑，大家便跟着笑起来；可她一皱眉头，大家也立刻双眉紧锁。在周围的人看来，扎米丽娅成了他们所有欢乐与悲戚的源泉，成了他们的命根子。

闹新房的日子过去后，阿齐兹的母亲便吩咐儿子带着新娘上贝鲁特或大马士革度蜜月。这意见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青年夫妇于是踏上了旅途，先后到大马士革、扎勒和贝鲁特旅游去。

他们回来时，阿齐兹的母亲还跑到门外迎接。婆婆拥抱着扎米丽娅亲吻，把扎米丽娅紧紧地搂在胸前，高兴地说：“好闺女，我等你等得望眼欲穿啦。好闺女，你不在家时，我的心快要碎了。”

接着，婆婆瞧了一眼扎米丽娅的手。看到她的手指上套着新的宝石戒指，手腕上戴着金手镯，胸前还挂着金圣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婚后的头几个月里，阿齐兹对娇妻的恩爱与日俱增。阿齐兹和扎米丽娅真是情意缠绵，难舍难分。每当阿齐兹一早要上商店去时，妻子便热烈地和他吻别；他傍晚回来时，

扎米丽娅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一走到她跟前，便紧紧地把她拥抱起来，贴在自己的胸部，并吻着她的朱唇，随后还问道：“哎，我的心肝，你今天好吗？”

扎米丽娅的脸上闪耀着幸福的光芒，在回答了他的问好之后，也问他：“你今天生意可好，我的心肝？”

“心肝”成了他俩的新名字，代替了原有的真名。扎米丽娅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几乎把原先的名字忘却了，阿齐兹也跟她一样。

他俩都不喜欢客人来访，倒不是因要破费或添麻烦，而是客人要占去他俩的宝贵时间。他们一直喜欢小两口子呆在一起，还因为当着客人的面，他们不得不互相叫唤原来的真名。

扎米丽娅不喜欢客人，另有一个不曾告诉丈夫的原因：每当她向客人敬烟或端上咖啡时，对方出于礼节总是说：“愿安拉使你早生贵子！”

这些喋喋不休的祝愿，在她听来如同在醇醪的甜酒里加上几滴毒汁。阿齐兹的爱情，阿齐兹的亲昵，阿齐兹的甜吻——她的幸福、她的生命全系于此了。而这些祝愿，听起来象是没有孩子，她就会遭到厄运似的。

有一天客人走后，只有阿齐兹和扎米丽娅在一起，她悄悄地走到阿齐兹的跟前，弯下身子吻了吻他说：“你听着，我的心肝！无论谈起什么，总是没完没了地祝愿安拉赐我们以后代，你听了不觉腻吗？我听了这些话十分反感。这些人老那么说，我现在不高兴跟别人见面了。”

扎米丽娅向丈夫提出了这个问题，至于丈夫会怎样回答，她是满有把握的。他当然会说，他跟她一样，不喜欢这

些祝愿，听到这些话简直是受罪，可是他无权叫人家闭起嘴啊。因此，当他回答说：“人家祝我们幸福，难道非骂人家不行？”她听后感到万分惊愕。

听了他的回答，扎米丽娅知道要是继续把话说下去，他们之间很可能出现意见分歧。在这以前，她还满以为跟阿齐兹生活在一起，就象过着永远不会完结的节日，不会有任何矛盾或口角使这种幸福生活蒙上一层阴影。为此，她对眼前发生的事，感到非常害怕。

当阿齐兹在贝鲁特要给她买首饰时，她曾坚决反对，说不愿意做一头“挂着黄金的驴子”。她认为用金银首饰打扮得浑身珠光宝气，是对女人的侮辱。姿容绰约，端庄贤淑，鸾凤和鸣——对一个女人来说，已够幸福的了。但阿齐兹固执己见，要迫使妻子不再罗唆，说什么只有穷人才那么想，而她的社会地位务必要戴上珠宝首饰。扎米丽娅终于向丈夫的意志屈服，并非丈夫说的理由使她信服，而是为了求得夫妻之间在幸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宁静与和睦。眼下她害怕把话继续谈下去。可是女人的天性曾驱使祖先夏娃去尝了禁果^②，这种天性终于促使扎米丽娅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她说：“难道没有子孙后代我们就不幸福啦？难道没有孩子，我们的幸福生活就少了点什么吗？”她边说边捻着阿齐兹的胡子，盯着他的眼睛，想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怎么对待她提出的问题。

“亲爱的，你干吗要这样问？……要是安拉能象你讨厌的人们所祝福的那样，赐给我们以后代的话，那么，我们的幸福生活岂不更完美无缺，我俩的爱情不更强烈吗？”

一听到这个回答，扎米丽娅便不再捻丈夫的胡子了，她把手垂下来。丈夫的话，岂不是说，光有她的爱情还不足以

使阿齐兹感到幸福么？他对她的爱情并非没有限度的么？这样的爱情怎能更臻完美、更趋强烈呢？

为什么她对丈夫的爱却是无边无际，宛如汹涌的波涛，席卷她的整个身心？为什么阿齐兹成了她在人世间的一切？为什么她只请求上帝维护现有的东西，而不要求更幸福些？她决不反对有孩子，根本不是那回事。她也打心眼里想做妈妈。但只要阿齐兹的爱能使她感到温暖，能使她的身心充满幸福，那末，做妈妈的心愿能否实现，都不会影响她的幸福。然而，阿齐兹为什么要提到“完美无缺的幸福”和“更强烈的爱情”呢？

这些念头在扎米丽娅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她很想试探一下丈夫的心意。她盯着他，还竭力在眼神中表达出自己那善良、温和、顺从的性格。她说：“我亲爱的，请允许我提出这些愚昧的问题吧……唔……假如……”她支支吾吾了一会儿但又不敢把已到嘴边的话说出来。

“假如什么呢？”

“假如……假如安拉不赐给我们……不赐后代给我们……难道……难道到那时，你对我的爱情就会淡薄，你会感到不够幸福吗？”

“哎哟，你的问题，我都听腻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要是安拉给我们送来后代的话，我们的幸福生活将会变得完美无缺，我俩的爱情也会更加强烈。但如果……如果安拉不愿意赐后代给我们……”阿齐兹停了一下，喉咙里象有什么东西哽住似的，“如果安拉不愿意赐后代给我们……那么……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服从他的意志。哎，暂且别谈这种徒劳无益的话吧，还不如早点睡觉好！”

阿齐兹举起妻子的手，吻了一下，便放到自己的胸前。这还是他第一次感觉不到她的体温能使他得到温暖，感觉不到她的心在自己的胸前跳动，连贴脸时也没有她在轻微呼吸的感觉。

阿齐兹的母亲只有一个心愿——照料好媳妇。她出于好意，不许扎米丽娅干家务。要是她外出一两个钟头后，回来时碰见媳妇在院子里扫地，便会责怪说：“这儿没你的事！你都干了，我还干什么？我还没死呢，你扫它干吗？象你长的这双手，只能拿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的。走，快走，找本书看看去……”

扎米丽娅一再对婆婆说，干点儿家务并不可耻，拿把笤帚扫地也不累人，整天坐着看书，也够腻人的，所以想干点活儿。她说的这些理由兴许能说服阿齐兹的父亲，但婆婆却持有别的看法。她认为名门闺秀连一点活儿也不该干，只应吃吃喝喝，打扮得雍容华贵。

在婆婆看来，不这样，多嘴的邻居们将会怎么议论呢？

一天傍晚，阿齐兹回家时，扎米丽娅跟往常一样在门口迎接他。这时，母亲走到儿子跟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抱怨说，他的“心肝”白天在家里还想收拾什么哩。听了母亲的话，阿齐兹也认为“太太”不必扫地掸灰、洗碗涮碟。他们不管扎米丽娅是否愿意，干脆禁止她干这些家务劳动。

到了第二天，阿齐兹奉母亲之命，加上他自己的愿望，雇了一名女佣。他为了使扎米丽娅能消磨其空闲时间，有时给她带来小说，有时又捎来报刊。阿齐兹带来的东西，扎米丽娅全都读了。可是读书并不能使她满足。青年人的精力，

不但需要有智力活动，还需要参加体力劳动。她深为自己不能干一些对亲人们有益的事而快快不乐。

开始时，这一切还没有使扎米丽娅特别感到不安。当她察觉丈夫对她冷淡起来时，才不能不认真起来。

他俩结婚以后，过了一年又一年，扎米丽娅越来越肯定在她和阿齐兹之间出现了裂痕。他跟先前一样叫她心肝，她也依然称他为心肝。而且，每天傍晚她仍在大门口或台阶上迎接他。可是，阿齐兹说话的声调已不象以往那么温存，两眼也不象过去那么热情了。温存和热情已经不见了，如同花瓣上的露珠在日出后便消失了一样。

在阿齐兹俊俏的脸孔上，已看不到昔日那种为爱人所特有的温存笑容。过去，他的脸就象一面光亮的镜子，反映出他心灵上的细微活动；如今却象闪闪发光的海面，把内心的深处隐藏起来，不让人们看到，也不让人们听见。

在他的眼睛里，已经不再闪耀出曾使扎米丽娅的心坎里充满愉快和幸福的特殊光芒。现在，这双眼睛以阴沉的目光盯着扎米丽娅。而扎米丽娅呢，仍一如既往地打心眼里爱着他。

这些可怕的变化不是突然地、而是逐渐地发生的，但扎米丽娅直到结婚一年后，才有所察觉。

她看到阿齐兹的感情天天在变化，真是心如刀割，但还是竭力把痛楚掩盖起来，生怕她如此珍惜的最后一丝幸福，将化为乌有。有时候，她仿佛感到是乌云暂时遮住了太阳，只渴望云雾能早一点消散。她总想弄清楚丈夫为什么对她冷淡，但始终找不到答案。

他对她的爱，且不说比过去更强烈，但至少跟先前一样。她象过去那样，老想和他亲吻，她的胸脯力求紧贴在他的

胸前。每天傍晚，她依然迫切地等他回家，依然站在门口，凝望着心爱的人儿归来的方向。不错，象过去一样，阿齐兹依旧是她的“心肝”。可现在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问题一直使得扎米丽娅日夜不安，有一次，她终于偶然偷听到阿齐兹跟他母亲的谈话。

“我的孩子，还得忍耐很久吗？瞧一瞧你的妻子，得想点儿什么办法才好！”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是真主，能创造出孩子来。”

“家门不幸！难道人家也象你这样算了么？带她上贝鲁特去，上大马士革去！或者让我来想点什么办法吧。我们快断香火了，怎么还能撒手不管？”

“哎哟，妈妈，就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心里也烦得很哪，就按你知道的办法做吧……”

阿齐兹跟母亲的简短交谈，使扎米丽娅看清了早就想知道的事实真相。但这不仅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反而使她更忧郁、更苦闷了。

怎么办哪？她爱阿齐兹，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为他而死，她已准备好为了挽回他的爱情而捐弃一切。而阿齐兹呢，却要求她无法给他的东西，作为爱情的代价。

他向她要孩子，但她没有身孕又何罪之有？事实证明她的忧虑没有错：没有孩子，阿齐兹就感到不够幸福。这件事使她苦恼不堪。如今她的一切思绪都围绕着一件事：有没有办法在阿齐兹的心中重新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有个孩子。

婆婆提到了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她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医生，能使不孕的女人生孩子

么？婆婆答应帮忙，她是个有经验的过来人，莫非最好还是照她说的那么办？

扎米丽娅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为什么竟遭到如此不幸？她对阿齐兹的爱一天比一天炽热，为什么阿齐兹心中的爱情火苗已经熄灭？有了阿齐兹，即使没有孩子，她也心满意足；为什么他她却感到不满足？她的所有痛苦都由于阿齐兹，为什么她却能全原谅他？难道最好的办法还是以牙还牙，象他待她那样，对他冷淡点？难道最好是迫使内心安静下来，用眼泪浇灭爱情的火焰？……不过，也许……也许婆婆还有办法吧？她为什么还不声不响，没有一点动静呢？

时光在疑惑和痛苦中流逝，泪水使她喘不过气来，但她毕竟还是忍受下来了。当她痛苦得心都要碎的时候，就自我安慰说：“我的心儿啊，你再等一等吧！”

这一回，阿齐兹的母亲拿定了主意。对此，阿齐兹并不反对，娘儿俩不管扎米丽娅愿不愿意，有一天婆婆就叫她准备启程，第二天他们就一起上贝鲁特去了。婆婆对左右邻舍说，儿媳老是呆在家里太无聊，她们要出去散散心。

一星期后她们回来了，扎米丽娅重新看到她的幸福生活在一步步消失。与此同时，她还感到自己正在逐步走向死亡——心灵在慢慢地死去。

贝鲁特之行并未减轻她心灵上的苦楚。阿齐兹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粗暴。在去贝鲁特之前，他虽然感情冷淡，还吻了她；虽然次数不多，还叫她心肝。现在，连一次也没有吻过她，甚至直截了当地呼她扎米丽娅，很少叫她的新名字。他学会了抽水烟，一回到家里，每天晚上只顾握着那支水烟枪，对她却置之不理。他跟谁也不说话，别人也不